

小九

◎卫宗杰(河南平顶山)

小九这几年像吃了蜜似的，脸上总挂着笑，乐得合不拢嘴。

天没亮，稀稀疏疏的星辰还在天空眨着眼睛，进山的路隐隐约约，小九那不怎么成调的歌声已从山坳里传来，“山清水秀空气好，怎比我放羊心欢畅，我的羊儿欢蹦跳，年底换钱孝老娘……”

小九养了五只羊，两只奶羊，三只公羊。

绿油油的山坡草地，小九拿着鞭子，在空中一甩，吆喝一声，点数了，“一”，黑奶羊“咩”了一声，“二”，白奶羊“咩”了一声，三、四、五，剩下的公羊的叫声更大。小九靠着大石头，来个葛优躺，把鞭子往身旁一放，“山清水秀空气好，怎比我放羊心欢畅……”歌声又在山坳回荡。

傍晚，夕阳红透了半边天，照在小九挂满幸福的脸上，红彤彤的，鸟儿叽叽喳喳，蝴蝶飞来飞去，小九的兴致又来了，啪

啪的鞭声响彻云霄，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”，五只羊儿“咩咩”争先恐后地呼应着，路过的乡亲们热情地和小九打招呼，逗他，“羊丢了”，“丢了，羊的叫声我知道”，小九把头扬得高高的，不看路，一直往前走。

星出苍穹，月藏云后，鞭挂羊棚墙上。羊圈里，小九挨个摸着羊儿，嘴里念叨：“早点睡吧，把膘养得肥肥的，把奶产得足足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”

春种秋收，夏风冬雪。

小九家是低保户，娘儿俩相依为命。

小九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母亲。好天的时候，她会出现在门口，靠在椅子上晒太阳，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，不说话，看见邻居或眨眨眼，或点点头，从里到外透着安详。

小九有志气，没有领过送来的救济款。靠祖上留下的两间房，一处羊棚生活。一间和老娘住，方便照顾，一间架了一方人推石磨，在临路处开了门，

给乡亲们磨面、磨玉米、磨豆子，收点儿辛苦费。

日子虽紧，倒也快活，舒畅。十里八乡的乡亲大多到小九家磨粮食，小九厚道、乐观、嘴甜，讨人喜欢。喝不完的羊奶，小九也不吝啬，送给近邻或者来磨粮食的老人家补身子。

乡亲们上山耕作时会随手割把青草，下山时捎给小九。

乡里乡亲处得融洽，似一家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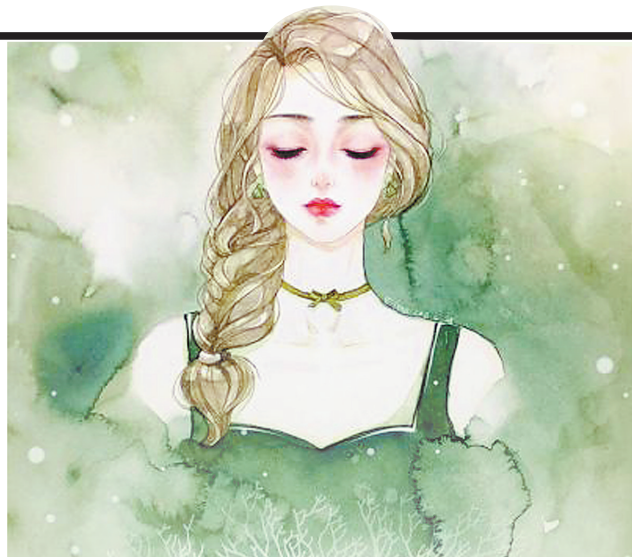
邻居们都夸，小九能干，有特异功能。不然，他怎么把老娘照顾得这么好，羊养得这么好，天天唱着歌过日子。

他，毕竟是个盲人。

小九在用心过日子，用善良和拼搏过日子，用乐观和真心过日子。

小九心里清澈透明，羊是政府帮扶的，生态磨面是扶贫干部支的招儿，石磨是生产队出的钱，是共产党让他娘儿俩过上了好日子。

他记着恩情呢！



夏日，思绪飞扬

◎曹李晚(河南南阳)

岁月如歌，忙不完的柴米油盐，唱不尽的离合悲欢，微尘如我，只是苍茫天地间的一个过客。岁月，亦如一首温婉如花的小诗，总是在流转间，让我寻到诗意的美丽。

三毛说，岁月极美，在于它必然的流逝，春花、秋月、夏日、冬雪。

而此时，夏雨正如珠如玉，直抵心灵，缤纷着浪漫。

青春的夏日是一场疯狂的爱情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我的城，你来过。你说要在我的文字里幽居，一醉千年。没有你，我做什么都是失落，有了你，我做什么都是收获。

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场梦，一种化学的发疯形式。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总在时光中来回穿梭，一丝丝把心抽紧。

总有那样的时刻吧，某件事情或某种情绪，一下子击中心底最柔软的角落，思念的泪便轰然而下。那泪，正如这说来就来的夏雨，酣畅淋漓。

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，叶子被雨水冲刷得绿意醉到心底，和着泥土的清香一并收起装进漂流瓶，沉淀成记忆，如渐行渐远的青春，安放在岁月的一隅。

一个人的路途光阴里，我们都是赶路的人。有时候会淋着雨，有时也会欣赏到明亮的太阳。

小院有棵葱葱郁郁、蓬蓬勃勃的葡萄树，斑斑点点的日影透过树叶的空隙，在地面闪烁地跳跃，交织成斑驳陆离的光圈。

坐在绿荫下，我想起林清玄说过的一句话：在穿过林间的时候，我觉得麻雀的死亡给我一些启示，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，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，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。

有人形容自己长了颗红楼梦的心，却生活在水浒的世界，想交些三国里的桃园兄弟，却总遇到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。是的，尘世的生活如一张无

形的网，总让人窒息。心伤的时候，就跟琉璃破碎一样，顺着纹路自上而下完全开裂。

但，不阅世事百态，怎懂沧桑世故？能入我心者，我待以君王；不入我心者，不屑于敷衍。何必因为一些人，一些事，就说是乌云遮住了太阳，为沉沦堕落找借口。所谓一尘不染的心境，不是说看不见一丝尘埃，而是任尘埃飞扬炫舞，我自任阳光里灿烂。喜欢一句话：对待自己，温柔一点，你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，与植物、星辰没什么两样，你要成为自己的太阳，不牵绊，不依附，自在而活。

夏日的花影是太阳的脚步，从墙角到篱边，轻轻浅浅，芬芳摇曳。遇见，是花朵与花朵的对望，从暗香几朵到姹紫嫣红，花正好盛开，我恰好路过。花赠我满心欢喜，我记录花最美时光。

不观千娇百媚花儿开，怎知尘世的繁华与浮华。活着不一定要鲜艳夺目，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特颜色，就如夏日的花，各有各的妩媚风姿。虽终有一天，花儿枯萎了凋谢了，但它绚丽绽放过，已有灿烂的一生。做人，当如夏花，热烈奔放。哪怕白水煮面也要撒点葱，滴点油，就像与平庸的生活正面交锋。

一场骤雨，冲刷着躁动。一轮烈日，炙烤着心灵。一朵花儿，勾勒着人生。

遥想青春如烟袅袅飘散的时候，生命的篝火却在熊熊燃烧，阅尽人世沧桑风雨，拥有今天的繁花似锦。

光阴如酒，小字凝香。一字一句之中，都飘着岁月的温情。

我们都是内心有故乡的人，我们在生活中流浪，以一颗素心，依着人间的烟火，跟着季节辗转，让心灵之舟划向一个叫故乡的地方，一点一点地回归。

何须过问诗来路，我在夏日即是诗。

妈，我回来了

◎刘晓洋(河南平顶山)



我们一家有五口人，父亲母亲，加上我们姐弟三人。父亲主外，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全家；母亲主内，在家操持琐碎以求万事和睦。不是大富大贵之家，倒过得幸福安乐。

清风朗朗，明月光光，二十载倏忽而过。许多曾经的记忆或许早已模糊不清，可那些于我而言如金子般闪耀的片段依旧清晰。每天傍晚，母亲总是忙前忙后早早做好一家人的饭，父亲下班往家赶，姐姐时常和作业斗智斗勇，我和哥在楼下嬉笑打闹，淘个不停。母亲总会适时出现在阳台上，对着楼下大声喊：“你们俩，回来吃饭了，再不吃菜都凉了。”我和哥一溜烟跑上楼，叫着：“妈，我回来了！”一家人围坐桌前，父亲准时打开电视机，就着新闻联播大快朵颐。童年时总觉得那朴素的饭菜食之无味，而今想来，母亲手中平淡的人间烟火才是抚慰一家人内心的最好滋味。

青春的记忆，往往和年少轻狂相互羁绊。或许只有在多年后承担起家庭的重担，才能知晓父母的不易和自己曾经的幼稚。

初中时，哥开始叛逆，总和

所谓的朋友厮混，成绩一落千丈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天晚上，父亲听完哥哥班主任劈头盖脸的训话后，面色青紫一言不发地回到家，将趴在床上玩手机的哥一把拽起，“啪”，手机被父亲摔得四分五裂。在经受了一番语言和身体的双重教育后，哥夺门而出，不知去向。母亲回来后，看着满地狼藉，急忙问我怎么回事，我断断续续告诉她原委后，母亲穿着拖鞋出了门。那天晚上，母亲找了哥一夜，电话也打了一夜，只希望能得到哥的一点消息。

夜沉沉，楼中众人安然睡去；小巷间，灯影摇曳，这一家无一人入眠。终于，母亲回到家，头发散乱，面色苍白，“你哥到底去哪儿了？这一晚上，也没个信儿，晚上住哪儿了？这么冷的天，这孩子咋办？”喃喃的声音在我耳边不断响起，母亲无助地蜷缩在沙发上，双眼通红，泪流满面。

阳光刺破黑暗，白昼占了上风。第二天中午，随着门齿轮的缓缓转动，“吱”的一声，门开了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哥终究是回了家。我至今不知道那一夜哥去了哪里，也不

知道他做了什么，只记得那天风很大，尘很多，秋叶金黄落满地。

消逝的时光总伴随着成长，苦涩的眼泪饱含少年内心最真挚的表达。大哭一场后，哥仿佛变了一个人。后来，哥顺利进入高中，虽偶有小错，但与少年时的叛逆早已不同。

高考过后，哥远赴异国他乡独自一人求学，我去边疆开启新的征程。曾经的姐弟三人只有姐姐在家常伴父母。一家人傍晚围坐灯火下一起吃饭的情景难再出现。母亲常常坐在门檐下，静静听着屋里钟表的滴答声。父亲总劝母亲：“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，未来的路，要他们自己去闯。”眼神中却也难藏落寞。

少时的我们不懂父母的良苦用心，那些曾经听来寡淡无味的唠叨和再平凡不过的琐碎，如今也成了最珍贵的回忆。

又是一天傍晚，黄昏伴着夕阳，打闹着迎接黑夜的来临。母亲早早做好晚饭，姐姐和我在厨房盛饭端菜。突然，门响了。父亲起身问道：“谁啊？”

又是一声，“妈，我回来了！”